

霜降鸿声切，秋深客思迷。霜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，此时草木摇落露为霜，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：昨夜霜一降，杀君庭中槐。千叶不待黄，索索飞下来。这个时节，山里人家红薯摆满稻场，甜丝丝的，是岁月浸染的味道；菊花酒已酿好，香气扑鼻，一盖下去，会驱赶寒夜的孤寂。黑夜变长，月色渐寒，梧桐凋零，你会想起哪些往事？



秋暮露成霜 往事涌心上

又闻红薯香

■杨志艳

在一个深秋的早晨，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一位在城郊教书的老师，把他在菜园里种植的红薯分享了几个给我，目睹着这精挑细选的红薯，往事不经意间涌上心头。

眼见着这几个红薯，我不由得想起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母总是把最珍贵的东西留给我们。那时，母亲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，犹记得那里的庄户人家长年累月过着自给自足的恬淡日子。那里山路蜿蜒，溪流潺潺，宛如世外桃源。耸入云霄的高山犹如一个摇篮，把小山村揽入怀抱，摇进梦乡。

记忆中母亲总是喜欢在学校的房前屋后开荒种地，红薯是她最喜欢种植的农作物之一。每年春天，把红薯秧子插进泥土里，它便自顾自地生长，完全是那种“给点阳光就灿烂、给点月光就浪漫”的模式。它一点也不矫情，落地生根，并且过不了多久就和邻居攀起了交情，相互缠绕，密密麻麻地铺满了田间地头。

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季，红薯藤蔓越发葳蕤，为了让果实丰硕，母亲会给红薯藤蔓翻身。但凡红霞满天时，微风吹动一片绿海，翻动后的红薯叶泛着光，像是在大海里航行的帆船。藤蔓上每隔一截就生长着鲜嫩的红薯茎，可以掐下来剥皮后炒着吃，清脆可口。孩子们最喜欢把那长长的红薯茎密密折断，红薯茎肉断皮未断，戴在身上当饰物，模仿模特走猫步，或者扮成优雅的名媛，把身边人逗得捧腹大笑。

寒露之后，绿盈盈的红薯叶子渐次变黄，还没等叶子枯萎，母亲就会用镰刀割下长长的藤蔓，然后顺手挂在楮树上，等吃过晚饭后便把它们剁碎用来喂猪。

割藤蔓看似简单，但也有讲究，田地里每一窝红薯都会留着一截藤，为以后顺藤挖薯留下标识，这样会大大降低红薯出土之后的破损率。要知道纵是庄稼好把式，一锄头下去，挖出来的红薯依然有少许的破损，但是这难不住母亲，她有着丰富的劳作经验，也最会物尽其用。只见她在灶里生起柴火，架起蒸笼，把一个个破了相的红薯精心清洗后入笼蒸熟，然后用菜刀切成薄长条，平铺在簸箕里。经过阳光的晾晒、风霜的洗礼，红薯日益萎缩，那切得薄如蝉翼的红薯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，温软可口。有时间的加持，黄黄的红薯干上还会长满一层白色的糖霜，凝结着糖霜的红薯干，味道变得更加甘甜。

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。”红薯属于高产的农作物，过去庄户人家都喜欢种植它。每当秋收之后，勤劳的母亲还会变着花样做出美味可口的红薯丸子和红薯饼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地窖，存放着红薯、洋芋、萝卜等蔬菜。每当大雪封山时，大人们取开地窖上的木板，跳入地窖取出红薯，放到火塘里烤着吃，这是孩子们最青睐的零食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地窖早已消失在岁月的尽头。现在的红薯，大多用来喂猪。如今，庄户人家早已不再用火塘里的柴火烤红薯，想吃就用微波炉烤，干净又卫生。红薯干在超市里也有卖的，孩子们想吃随时可以买。其实，红薯并没有淡出视线，它的甜糯依旧抚慰着人们的肠胃，芬芳依旧在城市与乡村弥漫。

回家后，我取了一个鲜嫩的红薯剥皮，用刀切成碎块，然后与淘过的米一起放入电饭煲里煮熟，出锅后米饭遇冷，红薯成了香饽饽。大概是缘于友人的馈赠，所以觉得它格外香甜，回味无穷。

红薯滋养了我们的生命，它承载着温暖而美好的记忆。

四季中，最喜欢的是秋。秋风，秋雨，秋月，秋水，秋蝉……多么富有诗意而又略带些许忧伤色彩的名字。

家乡的秋天最像秋天，抬头望望天，蓝的似海，天上悠悠飘过的白云像蓝色海洋里翻起的朵朵浪花，几只雁在天上徘徊，鸟鸣阵阵，空旷中蕴涵着几丝悲凉。

家乡的秋天，不但可以从天空的颜色和植物的生态上分辨出来，而且还可以从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来，黄瓜秧老了，茄子叶黄了。枣树上的枣子由绿变红了，又大又甜的梨子挂满枝头，散发着成熟、馨香的气味。

吃过晚饭，家人坐在梨树下乘凉，树上梨已摘去大半。家雀披着落日余晖三只或两只一起飞回来，屋檐下的墙洞就是它们的巢。到了日暮以后，风的声响、秋蝉的鸣叫越来越清晰。

堂屋木桌上放着半篮子从树上摘下的梨子，我摸黑进屋，拿了七个出来，每人发了一个。爸爸坐在一边抽烟，那一点红光在月光下忽明忽暗，妈妈摇着扇子说：“秋娘叫，秋娘叫，懒婆娘听了吓一跳，该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了。”爸爸说：“明天要把地里的黄瓜秧拔了，把地整出来种上毛白菜和萝卜。”四季轮回中，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。

在秋天里发呆是我所能感到的最幸福的事，静坐梨树下，我闭上眼睛酣畅地聆听着风声虫鸣，心里恬静而平和，许久才睁开眼。旷野因明月而辽远，因虫鸣而阑寂。

我离开乡间已三十余年，这次远离钢筋混凝土的城市，回到家乡，沉浸于树影、月色、虫鸣中，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，又回到童年……这满树的梨任我摘食，还有葡萄……这果香，这虫鸣，这秋凉，这皎月，依旧是原来的模样。

人的一生，就如四季。四季的更替，物候的变化，让人感到时光的急促，也会引起心里某种共鸣。春的萌发、夏的浓烈、秋的沉静、冬的肃穆，好比人生中，年少的憧憬、青春的孟浪、中年的老沉、老年的淡定，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不一样的况味。

虽然夜里依然习惯开着空调，但到了下半夜，却常常被冷气冻醒。窗外月色如水，月亮正好落在梨树的树杈间。那些如青烟般从草丛中升起的夜虫唧唧声，愈发衬托了夜的宁静。月色是美好的，月影是美好的，虫声也是美好的。我喜欢秋的萧凉、秋的宁谧。

此时乡居的我，有“虫声新透绿窗纱”的欣喜，还有“秋虫却是生无憾”的达观……听虫鸣一夜，我心如洗。月光从窗口钻进来，轻轻躺在我身旁。

清秋有梦，雨落成诗。而现代人，还保留了多少古人的那种雅致呢？这氛围、这意境，使我想起李白的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

植物从荣到枯到飘零，杜甫说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感伤之情喷涌而出。大概是因为秋天的景象里昭示着繁华将逝去，秋天的气候又暗示着寒冷将至，所以诗中的秋天有那么几分无可奈何的凄凉感。但也有讴歌秋天的，刘禹锡说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但他也没能把悲变为喜，只不过是把悲凉化为悲壮而已。

忽然就明白了自己与路边的草木、天上的飞鸟、水中的潜鱼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所需要做到的，就是和它们同呼吸、共生长，顺应天时，于是，心也慢慢变得澄明豁达起来。

乡村的秋夜好静谧，听得见虫的鸣叫，听得见远村的犬吠，甚至可以感知清光在枝叶间流淌，轻露从天穹外飘落。群山近浓远淡，宽大的夜幕搂抱着一座座山峰。而被清柔夜幕反复擦洗的月亮，自然也皎洁得不染一丝纤尘，明亮得能看见远树上的鸟巢。

而面对这样的秋，谁能不幽思满怀呢？我想起辛弃疾的词：“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

天凉好个秋

■李青橘